

2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憶的青春

校園晨讀經典

xiao yuan chen du jing dian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柠檬树》编辑部 / 主编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柠檬树》编辑部 / 主编

校園晨讀經典 2



XIAO YUAN CHEN DU JING D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晨读 2《柠檬树》编辑部 主编. -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9

ISBN 7-80596-463-7

I.校… II.柠…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外-近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外-现代 IV.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58366 号

书 名	校园晨读 2
选 编	《柠檬树》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 琳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宁夏出版大厦)
印 刷	唐山市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24
印 张	9.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6-463-7
定 价	18.80 元

Contents

目 录

- 1 永远的叔叔(陶天)
- 7 最后一次机会(黄云)
- 10 父亲的秘密(夏艺艺)
- 15 心头夙愿(王克伟)
- 19 披肩(邓晓钢)
- 23 风雨中的菊花(王宗宽)
- 26 很爱很爱你(瞿克)
- 29 永远的同桌(管燕草)
- 34 鹅黄的窗纱(韩晓征)
- 37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小文)
- 40 祝你生日快乐(郭鲲)
- 44 永恒的芬芳(李娟)
- 47 副班长的日记本(费必胜)
- 50 推轮椅的老人(郭正华)
- 52 流泪的鱼(日初)
- 55 当千红遇上无色时(易水)

58	雪野中的红围巾(慧子)
63	明天来了,你敲门好吗?(白果)
67	母亲,一个共同的名字(谭文春)
70	镶在身体里的定情物(佚名)
76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雪小禅)
78	雪山下的老兵(丁勇)
80	请拉住我的手(叶广岑)
83	我愿成为你的声音(佚名)
85	最好的怀念(宋文)
88	那年我 21 岁(佚名)
91	午夜电话(李荷卿)
94	阳光路 17 号(雪小禅)
97	最后一片绿叶(凌仕江)
100	瞎子父亲(雪儿)
103	在良心面前下跪(肖复兴)
106	在不能翩翩起舞时就弹竖琴吧(鲁密斯克)
110	再见,巴博!(晴羽 编译)
113	慈悲的心(詹义兵)
116	你是那个爹的种(芬芬)
119	无言的父爱(苏姗姗)
122	最美的爱情(宁子)
127	幸福就在弗兰兹湖畔(刘俊丽 译)

- 131 渴望得到你的爱(赫尔曼) 321
- 134 祈祷的双手(佚名) 332
- 136 天使的叩门声(沃特斯) 339
- 139 一句该下地狱的话(肖水英) 348
- 144 最后的牵手(雷抒雁) 355
- 146 一世真情(胡建国) 362
- 151 牵手(龚水华) 369
- 153 蝴蝶发夹(郑业雄) 376
- 156 爱如茉莉(谭利浓)
- 158 想念小弟(望霞)
- 161 爱之链(刘宋亚)
- 163 穿裙子的故事(女生)
- 166 儿嫌母丑(李雪峰)
- 169 黄纱巾(薛涛)
- 171 舍弃(澜涛)
- 176 爱情之外栀子花(段漠)
- 181 鱼眼(天使鱼儿)
- 183 你的肩上有蝴蝶吗(滴雨)
- 185 把灵魂的耳朵叫醒(潘炫)
- 188 心中泪痕(榛生)
- 193 穷人的自尊(苾蓉)
- 195 错过一时,错地一生(紫衣)



永远的叔叔

陶天

哲野是我爸爸，但我叫他叔叔，他是在车站的垃圾堆旁边把我捡回家的。

他给了我一个家，还给了我美丽的名字，陶天。哲野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他们没有逃过那场文化浩劫，愤愤中双双离世。哲野被发配农村，和相恋多年的的女友劳燕分飞，从此孤身一人，直到35岁回城时捡到我。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不愉快，只除掉一件事。

上学时，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骂我“野种”，我哭着回家，告诉哲野。第2天，哲野特意在学校大门口拦住了那几个男生，他大声吼道：“谁说天天是野种的？”小男生一见高大魁梧的哲野，都不敢出声。哲野再次挥挥拳头：“下次谁再这么说，让我听见，我揍扁他！”

有个男生忍不住嘀咕：“她又不是你生的。”哲野牵着我的手回头笑：“可是我比亲生女儿还宝贝她。不信哪个站出来给我看看，谁的衣服有她的漂亮？谁的书包比她的好看？她每天早上喝牛奶吃面包，你们吃什么？”小男生顿时气馁，说不出话来。

自此，再也没有人骂我是野种，大了以后，想起这事，我总是失笑。

哲野是个建筑工程师，他温雅整洁，风度翩翩，是个吸引女人眼球的帅哥。记得我八岁的

时候，曾经有一次，哲野差点要和一个女人谈婚论嫁了。那女人精明漂亮，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总觉得她脸上的笑像贴上去的。哲野在，她对我笑得又甜又温柔，哲野不在，她那笑就变戏法似的不见了。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看图画书，她问我：“你的亲爹妈呢？一次也没来看过你？”我呆了，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啧啧了两声，说：“这孩子，傻，难怪他们不要你。”

就在这时，哲野铁青着脸走过来，牵起我的手什么也不说就回了房间。后来那女的就再也不上我们家来了。

哲野有个好朋友叫邱飞，有一天我听邱飞问哲野：“怎么好好的又散了？”哲野说：“这女人心术不正，娶了她，天天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邱飞叹了口气，说：“你还是忘不了叶兰！”八岁的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长大了我才知道，叶兰就是哲野当年的女朋友。

我们一直相依为命，哲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包括让我顺利健康地度过青春期。

我考上大学后，因学校离家很远，就住校，周末才回家。

回到家，哲野有时会问我：“有男朋友了吗？”我总是笑笑不做声。学校里倒是有几个男生总喜欢围着我转，但我一个也看不上：甲高大英俊，无奈成绩三流；乙功课不错，但外表实在普通；丙功课相貌都好，气质却似一个莽夫……

二十岁生日那天，哲野送我的礼物是一枚红宝石戒指。这类零星首饰，哲野早就开始帮我买了，他的说法是：女孩子大了，需要有几件象样的东西装扮。吃完饭他陪我逛商场，我喜欢什么，他就马上买什么。

回校后，我敏感地发现同学们在背后议论我，当时我也不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把我拉住，她问我：“他们说你有男朋友了，而且年纪比你大好多？”我莫名其妙，不解地问：“谁说的？”女同学说：“有好几个人看见的，你跟他逛商场，亲热得很呢！他

们说你难怪看不上这些穷小子，原来是傍了大款！”我略一思索，脸慢慢红起来，过一会笑道：“他们误会了。”

我并没有解释，静静地坐着看书，脸上的热久久不退。

周末回家，我发现哲野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走路轻捷生风，偶尔还听见他哼一些歌，倒有点像当年我考上大学时的样子，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喜事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这样的电话，要我早点回家，和他一起出去吃晚饭。回到家，我看见他刮胡子换衣服，不禁心里一跳，问：“有人帮你介绍女朋友？”哲野笑着说：“我都老头子了，还谈什么女朋友，是你邱叔叔，还有一个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一会你叫她叶阿姨就行。”

我当时就判断出，那个叶阿姨一定是叶兰！

路上哲野告诉我前段时间通过邱飞，他和叶兰联系上了，她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这次重见，感觉都还可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准备结婚。

我不经意地应着，渐渐觉得脚冷起来，一股冷气慢慢往上蔓延。

到了饭店，我很客观地打量着叶兰，她微胖，眉宇间尚有几分风韵，和同年龄的女人相比她无疑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跟英俊的哲野站在一起，她看上去老很多。

她对我很好，很亲切，一副爱屋及乌的样子。

到了家哲野问我：“你觉得叶阿姨怎么样？”我说：“你们都计划结婚了，我当然说好了。”

那晚，我睁眼至凌晨才睡着，第2天回到学校我就病了。虽然发着高烧，但我就撑着不缺课，只觉头重脚轻，终于我倒在教室里。

待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哲野坐在旁边看书。我住院期间，哲野除了上班，就是在医院。我每次从昏睡中醒来，就立即搜寻他，要马上看见，才能安心，看不见，我会非常失落。

我听见他跟叶兰通电话：“天天病了，我这几天都没空，等她好了我跟你联系。”我凄凉地笑，如果我病，能让他天天守着我，那么我何妨长病不起。

住了一星期院才回家，哲野在我房门口摆了张沙发，晚上就躺在上面，我略有动静他就爬起来探视。

那几天，叶兰天天买了大捧鲜花和水果来探望我，我礼貌地谢她。她做的菜很好吃，但我吃不下。我早早地就回房间躺下了。

我时时做梦，梦见哲野和叶兰终于结婚了，他们都很年轻，叶兰穿着婚纱的样子非常美丽，而我充任的居然是花童的角色。哲野愉快地微笑着，可就是不回头看我一眼，我清晰地闻到新娘花束上的飘来的百合清香……我猛地坐起，醒了。半晌，又躺回去，绝望地闭上眼。

黑暗中我听见哲野走进来，接着床头的小灯开了。他叹息，轻声问：“做什么梦了？哭得这么厉害。”我装睡，然而眼泪就像漏水的龙头，顺着眼角滴向耳边。哲野温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去划那些泪，泪却怎么也停不了。

这一病，缠绵了十几天。等痊愈，我和哲野都瘦了一大圈。我又要上学了，哲野说：“还是回家来住吧，学校那么多人一个宿舍，空气不好。”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于是，他天天开摩托车接送我上学，我的脸贴着他的背，心里忽喜忽悲。

以后叶兰再也没来过我们家。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确信，叶兰是过去式了。

我顺利地读完大学，顺利地找到理想的工作，原以为幸福就将来临，但上天却不肯给我这样的幸福。

那天，哲野在工地上晕倒了，医生诊断是肝癌晚期。闻此消息，我犹如晴天霹雳，以至于眼中竟然没有一滴泪水，我追着医生问：“他还有多少日子？他还有多少日子？”医生说：“一年，或许更长一点。”

我把哲野接回家。白天我上班，请一个钟点工看护，中午和晚上，由我自己照顾他。

哲野笑和自责：“看，都让我拖累了，本来你应该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呢。”我也笑说：“男朋友？那还不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哲野出门散步。我挽着他的臂。在外人眼里，这何尝不是一幅天伦图，只有我，在美丽的表象下看得见残酷的真实。我清醒地悲伤着，我清晰地看得见我和哲野最后的日子在一天天飞快地消逝。

哲野很平静地照常生活，看书。钟点工说，每天他有大半时间是呆在书房的。我也越来越喜欢书房，饭后我和哲野各泡一杯茶，相对而坐，下几盘棋，然后我帮哲野整理他的资料。他规定有一叠东西不准我动，我好奇，终于一日趁他不在时偷看。

那是厚厚的几大本日记。

“天天长了两颗门牙，下班去接她，她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

“天天十岁生日，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我开怀，小天天。她真是我寂寞生涯里的一朵解语花。”

“今天送天天去大学报到，她事事自己抢先，我才惊觉她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少女，而我垂垂老矣。希望她的一生不要像我一样孤苦。”

“邱飞告诉我叶兰近况，然而见面并不如想象中令我神驰。她老了很多，虽然年轻时的优雅没变。她没有掩饰对我尚有剩余的好感。”

“天天肺炎，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醒来却只会对我流眼泪，我震惊，我没想到要和叶兰结婚对她的影响这样大。”

“送天天上学回来，觉得背上凉嗖嗖的，脱下衣服才发现湿了好大一片。唉，这孩子……”

“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剩一年。我无惧。但天天，她是我的一件大事。我死后，如何让她

健康快乐地生活，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捧着日记本，眼泪不停地掉下来。原来他是知道的，原来他是知道的。

后来那叠本子就不见了，我知道哲野已经处理了。他不想我知道他的心思，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哲野是第2年春天走的，临终，他握着我的手说：“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好男孩手里，眼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来不及了。”

我微笑，他忘了，我的戒指，二十岁时他就帮我买了。

书桌抽屉里有他一封信，简短的几句：“天天，我去了，可以想我，但不要时时以我为念，你能安详平和地生活，才是我最大的安慰。叔叔。”

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此刻，我心静如水。

在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我拿出来，洗干净，见上面有四句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到这时，我的泪，才肆无忌惮地汹涌而下。



那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希望脆弱得就像肥皂泡。当我的第二批同窗一个接一个欢天喜地地即将踏上新的征途时，我面对的却是铺天盖地的黑暗。

落榜回家后，我每天都一声不吭地扛着锄头跟父亲下地。顶着毒辣辣的烈日，更顶着左邻右舍火辣辣的评头品足，一个星期下来，白皙的皮肤便晒黑了，而我也变得更加憔悴更加沉默了。

我真希望父亲能劈头盖脑地狠狠责骂我一顿，像儿时我犯了错误，他的大巴掌毫不留情地印在我脸上一样，或许这样我能得到解脱，心里会好受些。但父亲总是绷着脸抽闷烟，整天一言不发，干活的时候，更是没头没脑地抡着锄头。我知道他在流汗，更在滴血，因为我不再是父亲的骄傲了，而是他的耻辱，恨铁不成钢的耻辱。

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沉闷得让人窒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因为我落榜了。

白天，我拼命地用锄头折磨着自己的肉体；只有晚上，我才敢在漆黑里用泪水洗涤着自己的灵魂。我受着痛苦的煎熬，在每一次心底一千遍一万遍地呼喊“我不甘！我不甘！”之后，总掠过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满墙的奖状一直被父亲引以为荣，特别是中学那年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成为村里进城读书的第一人。那时村里的人都在惊呼：“咱穷山村要出状元啦?!”面对乡亲们羡慕的目光，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仿佛看到了我一只脚已跨进大学校门，干活时也满脸挂着笑。

第一次高考，我像一支搭在满弦上的箭，踌躇满志等待一触即发。岂料高考体检节外生枝，验血报告证实我患有肝炎，被取消了考试资格。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泪流满面。

养好病后，我恳求父亲让我再复读一年。父亲没有说什么，但还是默默地东拼西凑给我够了学费。我发现父亲的神色黯淡了许多，那时村里人开始在私下议论说我家就是没有读书的风水。

不知是精神太紧张，还是身体太虚弱，当我拖着一身疲惫结束第二次高考时，没料到命运之神又不经意地跟我开了个玩笑。仅仅是两分之差，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再一次被拒绝在大学门外。

我不甘，我还想读书，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尽管我在心底里喊得声嘶力竭，但再也没有勇气向父亲提出补习了。父亲已完全没有了昔日那爽朗的神态，甚至有时在村里人的目光中躲躲闪闪。不知何时，他的眼里已消失了自豪的神色，而充满了忧伤和凝重。

我依旧一声不吭地跟着父亲下地。

有一天，父亲愁眉苦脸地蹲在地头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地抽着旱烟。原来两个月前栽下的嫁接果苗全枯死了。我默默地把那些枯苗拔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递给父亲，喃喃地说：“栽种时连薄膜都没有解开，嫁接芽全萎缩了，而且没有喷施蚁药，新芽都给蛀空了。”

“你怎么知道的？”父亲那混浊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一丝亮光。

“在书上看过。”我怯怯地回答。

父亲盯着那些桔苗沉默了许久许久，突然站起来，直愣愣地瞪着我说：“你到底还想不想补习？”

“想！”我咬着牙点了点头。

“好，明天你去报名吧！”父亲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那浓浓的烟团在淡淡的空气中一圈一圈地散去。

父亲卖掉了家里两头正在长膘的肉猪，给我筹够了学费，并用余下的钱购回一批新果苗。

我跟着父亲，一棵一棵地把果苗种在原来那块地上。我知道父亲种下的不仅仅是果苗，他也在再一次地种植着希望。

临走那天，父亲送我去乘车，他帮我提着行李，一路上什么话也没有。在临上车时，他才语重心长地叮嘱说：“家里已尽力了，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你好好珍惜吧！”这句简简单单的话，却字字掷地有声落在我心底。

金秋九月，本是收获硕果的季节，我却带着苦涩和希望，开始了第三次冲击大学的征程。

我憋足了劲，玩命般拼搏了一年。

那个夏天漫长的等待哟，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那天父亲第一次哭了，一行行地热泪洗涮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奶奶说，只在爷爷去世那年父亲才这样掉过泪。我知道，这欣喜的泪水中也包含着父亲的多少辛酸啊！

有句话说：“给我一个机会，我将还世界一个奇迹。”感谢父亲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父亲的秘密

夏艺艺

1998年5月，我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准备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只要临场发挥正常，去名牌大学读新闻系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那是我的夙愿，很小的时候我就崇拜搞新闻的父亲。然而，那段时间出了很多事。

首先是妈妈病了。妈妈的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好，几乎是成年累月泡在药罐子里。这一次她病得尤其厉害，医生拿着检查结果对父亲解释的时候神色十分凝重。当时我躲在医生办公室外面，隐约听见医生的话里有“晚期”、“尽力而为”的字眼。我的心悬了起来。可父亲出来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看着我的样子，他轻柔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用一贯的开朗沉稳的语调说：“艺艺，大夫说你妈妈的病会治好的，你不用为她担心，安心复习功课。”

父亲的话多少宽慰了我，但我还是暗暗地担心。妈妈的病来势汹汹，她躺在病床上就像一株快要燃尽灯油的灯芯干枯脆弱，一阵风就能带走了。而父亲的报社正处在改版的关键时刻，身为常务副总编、又是亲手将这份报纸做到今天的他工作有多忙、心理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父亲为妈妈请了一个细心周到的护理员；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他总是亲手炖了鸡汤、炒了妈妈最爱吃的菜送往医院。回家的时候，他看我学会了照顾自己，不仅用心复习功课，还将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夸我：“艺艺，你懂事了。”